

每年新版的地图都一样。黄晓杰用黑色粗笔勾掉曾拜访过的地方，只剩一个了，今天是他最后一站。

黄晓杰搭上一辆有轨电车，车上人不多，他找到一个临窗的座位，外面的街景如水流过。老人，年轻人，中年夫妇。一辆满载孩童的大巴不紧不慢地驶过。他扒住车窗，冲对面的小小脸孔们挥着手，但他们似乎都没注意到对面的“叔叔”，自顾自低头吮吸棒棒糖。有人拉下了车窗窗帘。

标有“共富村幼儿园”的大巴超过了他所坐的公车，消失在街头拐角处。

黄晓杰在后一村下了车，就是这里。

共富村幼儿园。他摊开地图，原本该有的建筑却原地消失了，园林中心和面包房之间只有一片空地。

黄晓杰在那片空地上转了几圈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里原有一幢建筑物存在。环顾四周，他找不到半点熟悉的景物，就像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尽管在他所有的档案上都记录着：2174至2176年间，他在这里就读两年。

他在旁边的花坛沿上找到了一个晒太阳的老头。“大爷，和您打听点事。”他递上一支烟。

老头伸长脖子凑上黄晓杰送上的打火机火苗。

“这里过去是干啥的？”

“这块地方呀？”老头指指那片空场子：“以前是给小伢子读书的，后来卖给什么地产公司要盖楼房啦。你说这世道是不是不对头了？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四五年前吧。”

没有幼儿园，没有小学、中学。

儿科医院，儿童公园，卖少儿服装的商店或零食贩子全是假的。他们进进出出，抱着小孩，接受人们的注视，但他们全都在为一个目的表演。

这座城市里，孩子正在消失。黄晓杰吸了口气。多年来他一直想知道谜底的问题今天有了答案。

他又回到公车站，对电子售票员说：“去泰和路。”

他要知道，这些人在为谁表演。

暮色降临。泰和路上，黄晓杰守在街口。

对于幼儿园大巴的行程，这几年来他已摸得很

熟了。每天早上，大巴先沿环城公路走一圈，再开过各城区的主要通道。有时会在某些地段停一阵，带上几个孩子进引人注目的热闹地方溜一溜。最后，最后大巴总是会回到泰和路上的一家汽车仓库，进仓时帘幕低垂，车牌也换过了。

6点30分，它果然出现在义喜路与泰和路的接口。黄晓杰选准时机，冲上马路挡在车前。车速本来不高，因此公交车有惊无险地刹住了。

“走道不长眼哪，你！”司机将头伸出车前窗喝道。

“我倒想问问你是怎么回事。”黄晓杰用力拍着车门，掏出证件贴在车门玻璃上好让里面的人看清楚：“我是警员。我要看看那些孩子。”

司机按了驾驶台上的某个键，门开了。黄晓杰走上车，司机有张黑色粗糙的大脸，往后靠在驾驶座高高的椅背上，甚至没多看黄晓杰一眼，拧开一个旧咖啡瓶子，喝水。座位上的孩子都悄无声息地待在那儿。他蹲下身子，轻触第一排座上—个女孩的脸。她的皮肤温暖而柔软，鼻子里呼出湿润的气流。她是活的，但当黄晓杰企图和她说话时，她只是以机械的频率眨着眼，没有反应。

他回过头，司机在和谁用车上的电话交谈，不住点头。收线。

“好，又是一个，最近老是这样，他们可算碰上麻烦喽。他们让你明天上午10点去见总监。你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。”司机说，递给黄晓杰一张名片：“现在别问我。我已经下班了，开一天车很累，反正你明天就知道了，他们会解释清楚的。好了，该看够了，下去吧。”

“他们就这样留在这儿？”黄晓杰说，像个蓄满了力气却一拳打在棉花上的人一样，脑子里空荡荡的。

“待会儿会有人来给它们吃东西的。”司机说，挥挥手：“别问了，走啊。”

司机锁上车门，轰着黄晓杰出了仓库。黄晓杰想抗议，却找不到理由，他想要的答案人家说好了明天会告诉他的。

外面天色已黑，司机朝地铁通道方向走远了。黄晓杰愣了一会儿，才低头去看攥在手里的名片：国际商用，新和路1125号。